

見發新的物古南西

魯 希 張

日 十 三 月 三 年 四 十 二 國 民

印 代 館 書 印 記 和 平 北

西南古物的新發見

張希



引言

近年國內對於古物問題，幾若下總動員令，無論朝野雅俗，均加以熱烈的努力。新聞紙上幾於無日不登，故宮古物案，尤足使各界注意，彷彿國粹，全繫乎此。

最近汪精衛又發出通電，申令保護古蹟古物，西北發掘，仍繼續前進。屬於西南，頗少人知。今將歷年新發見的記載或考證，就個人所見的，輯成此篇以飭海內，并祈予以忠實之評判則幸甚！

目錄

- (一) 概述
- (二) 東晉殘碑及其他
- (三) 唐摩崖
- (四) 孟琰碑的出土
- (五) 計畫實地考查

- (六) 發掘瑣堆的經過
- (七) 漢金的發見
- (八) 零星古物、
- (九) 古物統計
- (十) 結論

(一) 概述

西南舊有的古物，自金石萃編和寰宇訪碑錄兩書著錄後，綜

西南古物的新發見

述得最好的，要推阮葉兩家，茲引之如下：

(一) 金石文字，古今所重。滇南自漢置郡縣，司馬相如奉使於此，從遊之士，嘗勒石誌之。蠻酋互爭，幾經兵火，蹟遂無

存。諸葛武侯南征，樹碣於望子洞，隋史萬歲過此地撲之，甫倒見其下有萬歲後過此之語，懼而復立。閱世既久，爲樵牧摧毀，僅存半段。乾隆間土夷築室，竊取之，雜入磚石中，尋求未獲。然漢碑雖不可得，而劉宋時之鑿使君碑，在陝涼州境，歸然獨存。……又雲南府屬，安寧州境王仁求碑及大理府城外南詔碑，崇聖寺鐘款，及浪穹縣新出土王莽貨布，皆漢唐時金石，余並拓而跋之。……此外唐宋石刻聞尚多存，並聞有漢碑之說。……他時或有好古者得之，爲此補錄，亦有望焉。（阮福滇南古金石錄序）

(2) 滇有二鑿：鑿寶子碑在南甯，晉大享四年立；鑿龍顏碑在陸涼，宋大明二年，鑿道慶文，滇人士北來者，皆攜爲書翰之餽。昆明王仁求碑，亡友王農部嘗隱曾從敝肆得一本，余求之十年，竟未獲。……（此處引訪碑錄見後）余僅有石城一碑耳，精采飛動，唐時雖荒裔之士，書法亦妙入能品。觀於南詔吐蕃百濟新羅諸刻，雖欲不寶遺物，其可得諸！（葉昌熾語石卷二）

兩家之外，最該備的，當然要推雲南通志中金石一部，可是有許多古物，是依據傳說的，現在實物已多不存在。此外則吾師袁樹

五先生屢有論列，其記德化碑道：

(3) 滇中古石，自漢孟孝琚碑，晉鑿寶子碑，群光碑，宋鑿龍顏碑，唐王仁求碑外，此碑當居第六，未出土者，當復不少，要在好事者，隨時加意保存耳。立碑之年，在大曆元年。……（續卷二）

依上看來，覺得各家論的是很精詳了，其實尚有逸的。顧亭林天下部國利病書，雲南沿革中載着一條道：

(4) 嘉靖乙未，滇人掘玉梭山，得大黃布刀，製如辟折，衡重三錢。考之錢志，蓋王莽時鑄也。然則漢世之泉，固嘗行於滇矣。然泉不若貝之簡易不欺，故泉不永，而貝至今以爲貨。

此本論過去的金融，而忽引着古物的發見，真是雲南金石中最可寶貴的資料。

但是這些都爲舊有的古物，國內人容易得知。今天我要論述的，是西南新的發見，將牠依次列出，以餉國人。又有舊的古物得新的考訂，亦借此機會介紹出來，以供參考。

(二) 東晉殘碑及其他



雲南自兩鑾碑和孟瑛碑發見後，要推東晉殘碑（又稱祥光碑），雖傳刻的太多，審其字體，確爲六朝物無疑。余在省立圖書館得見其拓本，惜海內得視者尙稀，袁樹五先生記之極詳，今錄之如左：

光緒末，陸涼叔恒得殘碑於陸涼，高三尺許，廣二尺，正書。碑文十四行，行三十二字，審其筆法，與寶子碑同，蓋東晉物也。余與古柳諸友爲釋文，（釋文略）全在者百五十八字，缺半者又十餘字。陸涼在晉爲建寧，太守多以鑾氏爲之，故陳鑾即據爲首邑。此碑當亦兩鑾之流，可與兩鑾碑鼎峙。（滇釋卷二）

除此碑外，還值得注意的，就要算三保太監鄭和代其父所立的碑，時間雖不爲久，然鄭和爲世界的有數航海家，可與麥哲倫一席，已不待言。惟是他的史料，僅見明史，現在幸有此碑，還不是一件重要的東西嗎？茲述其概如下：

鄭和本馬姓，父祖均名哈只，見永樂三年李至剛所撰和父墓碑。……碑今在昆陽。……可補明史本傳之缺。（碑文略，滇釋卷二）

此碑拓本，我也是在圖書館得見，外間一定很少。

民國十八年，中山大學派去雲南調查民族的楊成志先生，在昆明附近發見明代嘉靖和隆慶兩個時間的夷族寫經，一面既是民族文字的資料，一面又是古物，實屬罕見。我得視後，即將此事告秦安館長，當時立即向楊君借去照像，這也算古物得流傳的一個聲譽。

類此事的還有民國十二年，我與浦楊兩君所購獲的顧愷君手批古詩源墨跡本，此書在海內本不足奇，然在雲南能得到古賢的手澤並且還是精刻本，殊不容易。

(三) 唐摩崖

唐摩崖於西南的開發關係極重，發見的時間在近三十年，故海內金石家頗少著錄。前年嶺南友人黃仲琴先生始爲精詳的考證，發表於中山半月刊；在本刊的前三冊方國瑜君於滇南舊事中，即首列論證，亦有新發明。然注意此刻之最早者，仍推袁樹五先生叔姪，今錄其言於下：

昭通府豆沙關山路之左，摩崖數行，乃唐貞元十年置驛通道時所刻，河東袁滋書，文先左而後右，正書，惟「袁滋題」三字作篆。唐書稱滋工篆楷，此其遺墨。……此路之開，有

益於瀆不少矣。

史稱澁工篆隸，有古法。今澁書世所罕見，此雖片石，而篆隸之書俱在，雖不必比方於顏魯公、李陽冰，然而以一千一百餘年之物，內地之所不見者，反於邊陲之地見之，則亦大寶也。家叔曰：「是可附於孟孝琚碑後而傳也。」（前一條樹五先生記，後一條其姪不鈞記。見瀆釋卷二）

此刻史蹟粲然，本來無須乎考證。綜觀各家，以袁不鈞、黃仲琴兩跋爲最詳。今年余路過親至崖下，撫摹久之，愛不忍釋。審其所刻，字字可讀，句句可解，惟袁不鈞釋文「署巡官」之「署」字，證之崖下，當作「差」字才合，文義始順。惟黃先生的不誤，可謂後來居上。

唐人摩崖，每多自左而右，葉氏語石言之極詳，原不足怪。惟此之故，常人見之，雖字字明白，往往不解其義，余到豆沙關時，訪其地人士，對之詳釋，並囑共同保護，不但是西南有數的古蹟，就全國中也罕見，較一般作偽的，高萬倍了。惜此處地太荒僻，捐本每多不精。昔年學生蔣德仁爲余摹十餘張，頃刻即分送完。擬將來要時募人去精拓，介紹與國內學者，勿使此瑰寶久埋，亦證明其關係雲南迤東史蹟，不在孟孝琚碑下。且豆沙關的

古物，還不僅此，尚有明萬曆年鐘和樊兒子棺，留在下面論列。

（四）孟琚碑的出土

孟琚碑（即孟孝琚碑，琚爲其名，孝原其字，故有兩稱。）自出土後，先由某法國人影印於其刊物中；繼又發表於神州國光集，即名馳中外，學者競爲考證，在漢碑中既屬罕見，兼之又是發見於雲南，實在是很足驚人的一件事。阮芸台父子蒐羅瀆中金石，尙未見晉碑，今天漢碑忽現於昭通，安得不成爲至寶。惟是各家考證，一齊忽略過碑的發見地和附帶的梁雁問題，大家只是在紙上作工夫，不肯實地去考查碑的環境，這實在是一件大缺憾！發見碑的本人胡國楨（字蕪之）雖曾注意到，因爲他的論述從未刊布，所以無緣使國內得知，今將其序發見孟碑經過一文錄之於下：

余生平嗜學，情殷好古，暇時博訪周諮，搜羅金石。光緒二十七年夏五月，有南鄉同民馬正衡至舍間，詢及昭通梁雁，其中曾有漢洗古鏡銅盤寶劍等類，遂云「離郡城十里白泥井有一梁雁，堆前現一石，出土尺許，村中莫識者。」余乃以分書帖示之，即云與此相同。俟余鄉試歸來，再去往觀。觀

省垣鄉試不售，旋梓里邀謝太史履莊同去，任觀書法蒼勁，文辭雅健，渾樸古茂。呼鄉人鋤地五尺許，果有五銖錢數十枚，遂移置郡城鳳池書院中藏書樓下。孝孺祖歷任嚴道；孝孺父爲武陽令。按嚴道武陽考之廣輿記；在秦漢時曰嚴道，即今四川雅州府；曰武陽，即今四川彭山縣。碑上書佐黃辛，武陽主簿李祐，鈴下任縣，漢時僚屬乃有此稱。而昭通乃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古爲賈地甸，在秦漢屬牂牁郡犍爲郡。唐時烏蠻仲山牟之裔曰阿統者，遷居於此，傳十一世曰烏蒙始強，號烏蒙部。元初內附，置烏蒙路；明初改爲烏蒙府，尋陞爲烏蒙軍民府，此屬四川之時。國初雍正八年，始改爲昭通府，乃屬雲南。得此碑以參考，可知昭通在秦漢時屬四川犍爲郡，以故昭郡梁雖盈千累百，鄉人通稱「梁推」，實而按之「漢塚」也。此碑離漢塚七八尺，瘞之地下，古人墓誌皆藏土中，則昭郡尚非蠻夷之地也明矣。惜乎碑首殘缺，未足稱爲完璧。然僻陬下邑，得此斷碣，雖不足爲吾里光，而全隕亦可生色矣。言之是否，不足爲據，以待博雅通儒，再爲賞鑒焉，則幸甚！特以是爲序。光緒二十七年冬十月初二日，郡人胡國楨謹序。

西南古物的新發見

胡氏此序，既是孟碑出土的實錄，又是考證孟碑的第一篇文章，無論如何，均有傳布的价值。孟碑拓本已散在天下，而胡氏此文，苟非其少君胡正陶檢出借書，將永久湮沒，無人得見。凡欣賞孟碑者，無異儘誇泉之甘，而不思水之源，寧非憾事！

發見孟碑，胡正陶君告我，尙有一軼事，雖不關宏旨，然亦足令人發噱，茲寫出以供談助：

馬正衡既是回教，漢族迷信，根本就不信。惟是自經他來城報告胡氏，將孟碑用牛車運到鳳池書院，挂了他一疋紅，又賞他幾兩銀子。從此他在家，他的脚就大痛不已，時間延長到七八年，人人都說：「是孟孝孺的靈魂來問罪，爲什麼要掘他的墓誌？一把馬正衡駭得一個無法，爲求脚的速愈，只好備香燭三牲去祭。可是祭後還是照常的痛，千方百計都醫不好。直到宣統元年李守莊依袁樹五先生的建議，去代孟孝孺補立了一塊墓碑，馬正衡的脚霍然好了。在一般人只知袁李兩先生爲昭通留了一個古蹟，還不知道救了馬正衡的脚，真可謂一舉兩得，雅俗並有的盛事。我在鄉時，曾遇馬之子，聞其父建存。大家若不信，可以親身去問，這是胡君告我的，他說之屢次，見我即談，故現在尙還記得。頗有點驗了

橋玄對曹操約的車過腹痛的笑話。

孟碑既出土，經謝履莊陳愛棠諸公大批的拓寄北平分贈學人，於是就得了不少的考證，袁樹五先生摹印成冊，題爲漢孟孝孺碑跋，已風行海內。同時端方就酷好古碑，還想運石致之府中。引起昭通人士反對，幸未成事實。各家考證，互有出入，然不越兩漢範圍，就中訂爲漢成帝河平四年的比較要多一點，茲錄袁書所未收的疑跋，以見其大凡：

(1) 此碑上截損數字，首行存丙申及月建臨卯云云。文末有十月癸卯於壘西起墳，十一月乙卯上下懷抱之恩語。知琬之卒，在丙申歲之二月，葬以十月，立碑以十一月。惟不能確知其年代，予依長橋考之，有漢一代，六值「丙申」：一在景帝中元五年，二在昭帝始元二年，三在成帝河平四年，四在光武建武十二年，五在和帝永元八年，六在桓帝永壽二年。考中元五年十月爲癸巳朔，十一日得癸卯，而十一月爲壬戌朔，是月不得乙卯。始元二年，十月爲戊辰朔，是月不得癸卯。建武十二年十月爲壬辰朔，十二日得癸卯，而十一月爲辛酉朔，是月不得乙卯。永元八年十月爲癸卯朔，得癸卯矣，而十一月爲癸酉朔，是月不得乙卯。永壽二年十月爲乙卯朔

，是月不得癸卯。惟河平四年十月爲庚辰朔，二十四日得癸卯，十一月爲庚戌朔，初六日得乙卯，與碑中所叙甲子朔合，然則此碑爲河平四年所立審矣。西漢石刻，世傳至稀，寰宇之內，僅趙二十二年石刻一，地節一，五鳳一，河平一。今地節石且佚，此碑晚出，與庶孝禹石刻南北並峙，可謂海內有數瑰寶，豈僅滇人當以珍視之耶？（神州國光集羅振玉記）

(2) 據碑文，孟琬卒於丙申年二月，以其年十月癸卯葬，碑立於十一月乙卯。羅叔言依長曆推算，兩漢凡六值丙申，惟成帝河平四年丙申十月有癸卯，十一月有乙卯，則碑爲河平遺刻，較然無疑！西京石刻傳世者，不過四五。此碑存字二百六十，遠非趙王上壽五鳳泮池可比，真稀世之寶矣。乙丑正月十六日。

碑中字體有絕類今楷者，可見書之變遷，其積以漸，其來甚久。謂其某體起於某時，擷自某人，皆目論也。近歲流沙墜簡出土，其中西漢之品，作榜勢者尤多矣。

滇南所出兩碑，爨龍顏全用方筆，足破北方面圍之陋見。此碑可徵漢隸今隸遞嬗痕跡，皆與書學有關係，同日又記。

(三) 條俱梁任公跋，見乙丑重編飲冰室文集。

(3) 國朝說分隸書，自顧氏著隸辨，後繼之者，東萊翟氏爲隸籍十五，以搜羅漢石墨百三十種，覆鈎原碑，校爲精核。今去翟氏又數十年，而同光之際，古碑出土甚夥，見於著錄甚夥，余擬仿翟之例，爲續隸籍一書，遐搜博訪，自西漢朱博殘碑以迄晉城陽王君神道，凡得六十餘種，集各原拓逐字劃裝成冊，用石印法無毫髮異。此視翟書小變，庶閱一編，不翅獲六十餘碑。近將目錄編成，適瀨友王耿胡三君，萬里郵書見惠孟殘碑，證以翁大興所謂山篆變隸之間，南海康氏以無批法者爲西漢之說皆合，誠爲西京劇迹，字內瓌寶也。案見存山左傅碑，(光緒元年青州府出土，藏尹彭壽家)亦河平間刻，厪存四十字，遠遜孟碑字數之多也。續隸籍碑品列第一，乃顧翟兩家所未及見，後舉者勝，豈非快事！

上虞羅氏振玉跋孟殘碑，考爲河平四年，其說甚允。惟云「西漢傳世石刻，河平者一」。蓋指庶孝禹禱而不及朱博殘石，似尙未見拓本耶？又記。(上兩條爲元和楊寶肅記，錄自胡正陶君鈔本)

西南古物的新發見

(4) 此漢孟殘碑，字孝昭，義在詩衡風木瓜篇也。班志蜀郡嚴道縣，莽曰「嚴治」；隗爲郡武陽縣，莽曰「嚴威」。碑稱嚴道君武陽令，惟在莽改名前。石出雲南昭通，即漢之詳阿郡，武帝元鼎六年開。是碑當立在漢之元鼎後矣。景帝末年，文翁爲蜀守立學，選吏子弟就學，張叔等十八人，東詣博士受七經，還以教授，蜀郡經學，實始於此。孝順隨官讀書，通孝經韓詩。君家孟卿善禮，孟喜孟但善易，孟郁治尚書。君浸淫家學，身沒名壽，偉哉！元成而降，蜀通韓詩者，有武陽人杜撫定章句，又有閬中人楊仁，宕渠人馮緄，廣漢閬國郡尉丁訪，豈皆聞風興起者耶？(神州國光集與興王仁俊跋)

上四家對於孟碑的考證，已有三家明定爲漢河平四年物。不料此案現已全翻，強而有力的題跋出來了。兩篇不謀而合，咸定爲漢桓帝永壽二年物。孟碑至此，庶可以定讞，茲錄之于左：

(5) 此碑於光緒二十七年，出雲南昭通府南十里白泥井馮氏舍。謝履莊(崇基)跋云：「碑上斷缺，年代無致，以文字揆之，當在漢魏間。」門人恩安蕭石齋(瑞麟)以拓本見贈。予細讀之，碑當每行二十八字，上每缺七字。首行云：「丙申，

月建臨卯，嚴道君曾孫，武陽令之少息，孟廣宗卒。」丙申紀其年，月建臨卯紀其月。敦煌長史武班碑首云：「建和元年，大歲在丁亥。」以此例之，碑當云：「永壽二年，大歲在丙申。」蓋丙上缺七字。知此爲永壽丙申者，碑第二行云：「遂。廣四歲失母；十二隨官授韓詩，兼通孝經二卷，博覽。」第三行云：「改名爲隄，字孝昭，閔其敦仁，爲問蜀郡何彥珍女，未娶。」第四行云：「十月癸卯，於豎西起墳。十一月乙卯平下。懷抱之恩心。」攷後漢書儒林杜撫傳，撫字叔和，隄爲武陽人。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後歸鄉里教授，弟子千餘人，建初中卒。據此，則武陽人傳撫韓詩者甚衆，其學必數傳不絕。廣十二隨官授韓詩。蓋隨父武陽令之官，授韓詩於武陽經師。廣蓋撫再三傳弟子。其於何彥珍女，問名而未娶，蓋早卒也。十月癸卯起墳，十一月乙卯平下。下，謂葬也。當即在丙申年。東漢丙申凡三：一建武十二年，一永元八年，一永壽二年。攷宋劉義叟長曆，建武永元丙申，十月俱無癸卯日。惟永壽丙申，十月乙卯朔，十九日爲癸卯；十一月甲申朔，初二日爲乙卯，與碑所言月日合。然則碑之丙申，爲桓帝永壽二年，當無疑義。謝以爲漢魏

間者，未詳攷耳。碑第五行，祇其辭曰「三字。第六行云：「結，四時不和，害氣善溢，嗟命何辜，獨遭斯疾，中夜奄逝。」第七行云：「慙，忽然遠遊，將即幽都，歸于電正。涼雨濛濛，寒水北流。」第八行云：「二期，痛我仁人，積德若茲。孔子大聖，抱道不施，尙困於世。」第九行云：「淵，亦遇此菑，守善不報，自古有之。非獨孝昭，遭逢百難。」第十行云：「覆，恨不伸志，翻揚隆洽，身誠名存，美稱修飾，勉崇素意。」第十一行云：「時，流惠後昆，四時祭祀，煙火連延，萬歲不絕，勗于後人。」詳此辭蓋四字句，兩句一韻，以此知每行上缺七字。碑第十二行云：「失雛，顏路哭（回孔尼魚）第十三行無字，疑上缺處有「之何」二字，蓋雛魚二句一韻，阿何二句一韻。第十四行第十五行，爲立碑人題名，武陽主簿李橋字文梁；書佐黃羊字仲興；書記李昺字輔謀；給下任課，凡四人。蓋其時廣之父尙在官，故李橋等爲碑文，稱嚴道君武陽令而不名。嚴道縣屬蜀郡，蓋其先亦爲嚴道令也。碑中月建臨卯之卯，上畫不連，開門之象；癸卯乙卯之卯，上畫連，閉門之象。說文，卯，古文酉。此從古文而又省爲卯，然義與叔重合。平作平，平即不字。與志

關隴所云：「不十爲丕也」。丕又省爲平，後漢書耿秉傳太醫
冷吉平，李賢注，平或作平，與此碑正合。雨作風从八，象
天下冒，从云，即古雲字，从川，象雨之形，此從古文風字
變省爲之。淵，淵之下半，與景君碑石門頤同，惟上兩畫相
連爲異。然說文淵，向水也。古文从口水，則上畫連，乃
取淵回之義，亦古文之變體。苗作蕃，與武莊碑景君碑同。
州輔碑連而不稱作繒，蓋漢隸留作苗，普通字也。至碑中琬
字，當讀如瓊，說文瓊，或从琬省。廣改名琬，字孝昭，用
詩瓊琬語。或韓詩作琬琬，與毛不同。（儒齋案，齊魯詩久
亡，韓詩則未以前尚存。其異字之見於諸書可考者，大約毛
多古字，韓多今字，有時必互相證而後可以得毛義也，此爲
儀徵阮氏說，見毛詩注疏校勘記序。）琬，字書無攷，當即
玆字，詩玆玆在玆，文選注引韓詩玆玆在玆。爾雅玆玆也
，玆訓玆，故从心。此當用韓義，故从心从玆，省作琬。百
離，即百罹。詩逢此百罹，釋文罹本亦作離。（儒齋案四庫
全書提要宋張機漢隸字源引馮江碑，遭罹亦爲遭離，此二字
在漢固通用也。）罹亦入韻，此云百離，或韓詩作離。翻揚
即飛揚，詩折飛維鳥，韓詩作翻飛維鳥。文選注引薛君韓詩

章句，翻飛貌。薛君章句杜撫所定也。後漢書儒林傳稱山陰
趙擘，少乘縣吏，到擘爲資中，詣撫受韓詩，積二十年，臨
卒乃歸。當時撫韓詩學爲世所宗，故此碑引以爲廣重，而文
又多用韓義歟？又攷漢隸爲郡，今四川眉州地。武陽縣今彭
山縣地。此碑出昭通府南，則漢犍州郡地。以寒水北流潯攷
之，今昭通曲靖諸水皆北流入金沙江，蓋漢宗會祖以來，世
居犍州，廣宗卒於武陽，其多歸葬。碑云於壘西起墳，蓋附
諸祖也。劉志建興元年，犍州太守朱褒反，益州大姓雍闓等
並叛。三年丞相亮南征，其秋悉平。裴注引漢晉春秋云：「
亮開孟獲爲夷漢所服，募生致之，七縱七擒，亮猶遣獲，獲
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華陽國志云：「益
州夷不從雍闓，闓使建寧孟獲說夷叟，後越叟叟帥部曲殺闓
，獲代爲主，亮收獲用爲官屬，官至御史中丞。」攷蜀漢置
建寧郡，治味縣，今曲靖府附郭南寧縣地。其北數十里爲宜
威州，則漢犍州地，宣威北去昭通約二百里。據此碑則犍州
孟姓，世有顯學，疑獲爲嚴道君或武陽令之後，南徙建寧，
故武侯欲得而用之，以鎮夷漢歟？華陽國志又云：「亮移南
中勁卒於蜀，分其羸弱，配大姓雍闓孟獲等爲部曲。」晉太始





初，有建寧孟晉孟通孟岳官交趾，爲將軍封侯。晉元帝世，有建寧孟才爲牂阿太守。李壽時，有建寧太守孟彥，華州人爲晉。而宋鑿龍顏碑陰有功曹參軍建寧孟達，主簿建寧孟令孫孟順德孟叔明，書佐建寧孟羅等。此碑云：「四時祭祀，煙火連延，萬歲不絕，勛于後人。」則孟爲牂阿大姓，以鑿龍顏碑云：出自班彪，因采邑於鑿爲氏例之，南中大姓，並非夷族。建寧之孟，當出嚴道君，特史家文闕，無從考證之耳！（東莞陳伯陶跋）

此跋吾鄉楊筱雲（履乾）先生有所補正，附之於下：

漢隄爲郡（即叙府）非今之隄爲縣。牂阿字誤，雲南通志辨之甚詳。昭通當作隄爲郡之宋提縣，歷考各史，當自明矣。宣威昭通里數甚錯，蓋昭通係宋提。隋梁峇疏言，近代設建寧與古雲南朱提四郡，其處去益路止壹千，朱提北境，即與戎州接界。（戎即叙府）與今合。宣威與昭，南隔東川，東隔威寧，兩路皆六七站程途，可知其考未詳也。

（6）梁飲冰師藏孟孟殘碑一通。丁卯夏半，其昌在先生家，先生出以相示，且引羅叔言先生跋，謂在西漢成帝河平四年。然先生已謂字體近楷，不類西京。其昌又疑此碑遠在雲南

昭通縣南，西京版圖最南至隄爲牂阿川黔邊境而止，在馬援未開金馬碧鷄以前，滇中何得有此鉅碑？因取此碑反覆考之，並以宋劉義叟長麻（資治通鑑目錄引）推之，然後知其乃在東漢孝桓帝永壽二年也。今按羅氏之說曰：此碑首行有口丙申中建臨卯云云，是知碑之卒在丙申歲之二月。有漢一代，六值申丙，惟成帝河平四年十月爲庚辰朔，二十四日得癸卯，十一月爲庚戌朔，初六日得乙卯，與碑中所叙甲子稽合。（說見漢晉石刻墨影）今考其說，蓋有二誤：其一但按千支，而未意及漢時之官制也。碑中有主簿書佐等名目。主簿大約西漢之末已有，但亦至東漢而始成法制，故其名見於東漢碑碣者爲多。他如後漢書王浚傳仇覽傳，亦曾數見，但在西漢尙不數數觀也。書佐之名，西京所無，應劭漢官儀（劉昭續志注引）始言河南尹有書佐五十人。但其初亦祇河南尹有之。劉昭補百官志，始有益州縣無令史闕下，及諸曹各有書佐主幹文書之語。范書董宣傳云：宣遷北海相（中略）使門下書佐水丘等盡殺之。黃昌傳云：初昌爲州書佐。樊準傳云：復召郡國書佐使讀律令。蔡昌傳云：遷上書自陳，劉命前爲同隸，托河內郡吏李奇爲州書佐。是書佐之名，

起於東漢。且當和之世，尙祇大郡國有之，武陽僻邑，有書佐，必甚晚可知。鈴下之名，兩漢書官志表皆無考，惟一見於范滂周綉傳云：又問鈴下，李賢注引應劭漢官儀曰：鈴下侍閣避車，此皆以名自定者也。語雖不明，然其起甚晚可見。以上列各種名稱考之，此碑絕不能爲西漢物也。其二則羅氏子酉卯二字偶忽而未能辨也。說文卯字作，酉字作，二字相同，惟以上割之斷否爲別。凡柳甯與不見說文之劉卯作，十月癸酉十一月乙酉之酉作，甚爲明白。蓋緣東京小學昌明，（如鈴下之鈴其金傍之金從今，亦小學昌明之證）故寫字皆不苟也。羅氏偶大失檢，全不分別，概釋爲卯，遂強推長麻，以河平四年當之矣。然則此碑究爲何時物邪？羅氏謂歲在丙申，則其說是也。今再以長麻細推之。有漢一代凡七值丙申。（羅氏云六值丙申者亦誤）高祖二年丙申，十月乙巳朔，癸酉爲二十九日；十一月乙亥朔，乙酉爲十一日，與碑中甲子合。然嚴道縣雖秦末所立，而孟陔之會祖已爲之長，必不可能。至于武陽縣則華陽國志明云太初四年益州刺史任安所城（華陽國志卷三）。是碑決在太初以後之明證。

西南古物的新發見

。且稍知金石學者，一望而知此碑斷非高祖二年所能有也。（豈有五鳳二年磚及地節二年買地券以前有此鉅碑，此人人所知，不煩贅述）景帝中元五年丙申，十月丁巳朔，癸酉爲十七日；而十一月丙戌朔，是月無乙酉。昭帝始元二年丙申，十月戊辰朔，癸酉爲初六日；而十一月戊戌朔，是月無乙酉。成帝河平四年丙申十月庚辰朔，是月無癸酉。光武建武十二年丙申，十月壬辰朔，是月無癸酉。永元八年丙申，十月癸卯朔，是月癸酉。惟桓帝永壽二年丙申，則十月乙卯朔，癸酉爲十九日，十一月甲申朔，乙酉爲初二日，與此碑中甲子合。故欲此碑之地志官制干支三者釐然全合，而無絲毫抵牾者，惟在永壽二年矣。因定此碑爲漢孝桓帝永壽二年冬十一月二日乙酉立，以就正於吾師及雪堂先生。海寧吳其昌於出京後九日記於天津雙清閣。

此文作成，丁在君先生適在坐，索稿以去，因重錄一份。後四日見雪堂先生，問及在君先生近况，因綴及此事。羅先生自云前說雖定爲河平四年，然再四諦觀，碑文後二字是卯是酉，殊未敢定，恐尙爲酉字也。因自幸此考不致大謬。越七日其昌再記。（錄自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四卷第五號）

孟碑的考證合袁書的黃鹿泉楊守敬諸家共計，已不下數十家。在我的觀查，最精密的，要推陳伯陶與吳昌此兩篇了。碑既蒙國內學者如此的看重，當然就要設法保護，一面又要謀所以廣布，倘本身再被損，便是「版權所有，翻印必究」。惟其如此，在宣統年間已有下面的兩篇文字：

(7)聞孟孝昭墓，守莊已倩人立石。惟印碑之費杳然，此事俟稍暇，鄙人當力成之。(附崇基與胡新之稿)

(8)給示勒石事，憶精紳黃紹勳李臨陽王正觀耿存光等，稟稱恩安高等小學堂舊藏謝檢討崇基胡茂才國楨尋得漢隸孟孝昭碑。經京外通人博考，有定爲建武時物者，有定爲河平年物者，皆由碑首脫去年號數字，諸家考據，莫衷一是，以字體而論，的係漢物。竊思海內所存漢碑無幾，識者比之五鳳地節，故嵌之藏書樓壁間。乃歷時未久，漸近模糊，推原其故，實因私損太多所致。近日學堂隨在需款，是以紳等公議此後每張定價大龍壹圓，售價即作學堂購書報之資，他事不得挪用。惟搨碑時必須學堂管教各員監視，每年祇搨一次，得價若干，年終由堂填表彙報，不准私搨私售，俾古蹟得垂久遠等情。據此除批定案外，合行給示勒石，爲此仰學堂管教

各員認真監視，以示珍重！倘有私搨私售，一經查出，定即議罰，切切特示。(孟碑旁宣統二年昭通府陳氏勒石)

孟碑雖有這兩篇文字，公事則既「日久玩生」，全未實行；陳氏已逝世數年，「印碑之費」，終屬杳然。現在雲南不乏有力者，我盼望有人出來完成這件美事，於學術於地方於自己都是極有益的。

孟碑既名重泰山，爲全省文化爭光不少。近六七年，凡任昭通縣長，都想爲牠重新布置一下，俾「附驥尾」，終究未成事實。二十年籌備省立民衆教育館時，又曾提議將碑移出，另構亭藏之，以供衆覽，當時我不贊成，恐傷着原刻，致貽後悔。後以經費無着，亦竟擱議。總之在本身上鋪張，並不算事；最好還是要用精拓本照原大影印，附以各家的跋，最爲妥當。印個幾千萬分，爲雲南的專賣品，不但爲本省宣揚文化，恐怕還要賺錢呢！

(五) 計畫實地考查

在前段我不是說過各家對於孟碑的考證，一齊忽略過碑的發見地和附帶的梁雁問題嗎？當民國十七八年之際，國內考古之風已盛，我目視各學術團當到雲南去考查，惟恐此種治學資料被

人奪去，因力謀爭先；一面國內學者考證孟碑聚訟紛紛，想實地去找一個強而有力的旁證爲他們解決，恰當十八年的冬天，我自省垣回里，訪發見孟碑胡君之先生之子正陶，和編纂昭通志稿之楊筱蓀先生。遂得聞發見孟碑的實況，並得讀胡君未發表過的孟碑序遺文（見前節），方悟到梁堆確有研究的價值。惟茲事體大，非一人所能了之，當屬之文化機關，曾記得在那時備一函致省立圖書館說道：

所得遺文最足注意者，莫如胡國楨自序發現孟孝琚碑一篇，讀其文方知碑原出自昭通所謂梁堆中。蓋梁堆乃漢遺蹟，此方四鄉皆是，尤以城東十餘里白泥井等處爲多，而孟碑即發現於此。胡君之子正陶，爲言當出土時，其下掘得五銖錢數十枚，間有破碎者。贛人聞之繼往，又得漢洗二。由是而言，此類古物，我館正應設計考查，絕不可再待外人。……：本省瑰寶，何如先自着手。將來如有古物出土，陳列館中，供天下學者參考，則全滇文化增重不小。……猶記與楊成志君坐談時，笑其來滇異常辛苦，何以勇敢乃爾？楊君曰：「吾不速爲，豈待外國人爲乎！」細思此言，誠有味哉。我國凡事讓入，夙以好古著；然鳴沙石室遺書，先後爲英法人

竊載而歸，即好古之名亦不能保。今粵人固不讓西人，而滇人豈肯讓粵人乎？梁堆有跡可尋，有數可指，……從來願少人工發掘。孟碑之出土，不過偶然耳。……歐美學者步行萬里，訪數千年之墜簡於茫茫大漠中，尙甘如飴。况相距咫尺瞭如指掌之古蹟，豈肯坐而放棄乎？

這兩雖未見諸事實，然我的志向已立定，就不得不隨時親身的去考查。恰逢十九年昭通省立中學聘請任教，留着才抽暇的工夫。有一次學生楊在高同去，曾將經過的事實寫出，錄之如左：

民國十九年五月初六日的天，張希魯老師率同學七人，一同往白泥井去，訪問漢時的物件。因早已聞着那面有漢時的古物，故今日特意去訪；一面轉到羅圍圍去看漢碑的故地。因此先由學校動身，出了南門。在途中都是有很好的風景，我們很是快樂。不多一時，我們就走錯了路。回頭一看，已知這路走成橫徑了，原來是要走直徑才合。於是過了一條小溝，依直徑的路去走。不遠時，同行的羅楊二君，論路之遠近。楊君說：「此路走誤了。」羅君說：「此路還要過去一二里，才是白泥井石棺材的在處」。老師聽了，便問路旁的一

個農人說：「大哥，石棺材可是過去沒有？」農人道：「石棺材就在那邊的一條小溝上，拿來搭橋到現在已有三十年了。」老師又問他是誰挖得的？農人道：「是我父親挖得的。」說時他還占在他的地裏，拿着板鋤。老師就喊他過來，「我一一的問你」。老師說：「你父親挖得的石棺材以外還有什麼？」農人說：「從前還挖着一些錢，約有幾十文，送人送完了。現在家內不知有麼沒有？我叫這個小孩去找。若還有，他就拿來；格外還有花磚等。」老師說：「我們今天特意來訪這些東西，和漢碑落的一節。」農人說：「這漢碑也是我父親挖着的；挖着的時候，因我父親能識幾個字，他就到城裏去報告。城裏的人，胡先生們就喊我父親用牛車拉了去，所以這時還在書院裏。」老師就喊他引路去看石棺材，一小時就到了。農人道：「從前這石棺材上，還現出月亮似的花紋來，現今怕消磨了。」老師就喊他去挑水來洗開看，看會沒有花紋沒有？看了後，惟底面尚有像字的花紋。我們相信這塊石還是漢時的，因為牠的石質恰與漢碑的石質相同，由此可證明是漢時的。最後將到這農夫的家裏去，看他所掘得的錢同花磚，不一會兒他的小孩已經找了錢八文來，拿過來一

看，是五銖錢，才知道這錢是漢時的呀！我們又跟着路到了農夫家，選了花磚兩塊，是為老師的。我們又拿了幾塊，才轉向保羅廟去看漢碑的故地。為立的新碑，是在兩山的中間，一塊平地上。題的字為「漢孟孝居之墓」，是宣統元年李臨陽立的。馬氏的房屋，就在牠的旁邊。唉！誰知道名聞全國的一件古董，居然發現於無學術無文風荒僻的一個村子裏；不僅昭通附着牠的驢尾，就全省也附着牠的驢尾。地方上有如此可寶貴的東西，我們還不加緊努力嗎？

在這一年的多次下鄉訪問，都不算有什麼成績，不過將梁堆花磚五銖錢幾種並有連絡關係認識清楚了。又知道昭通的梁堆，實在是極特殊的古蹟，不但全國所罕有，而雲南別方亦未聞。此地在歷史上的記載又很模糊，欲探討此地的歷史，那末就非從此下手不可。那時我又是授史地，每週下鄉，也猶如同學生去采集標本。再說一句合潮流的話，這即是實驗主義。

(六) 發掘梁堆的經過

過去的梁堆訪問中，在昭通四鄉走遍，不下幾百個。然最足使我留心的，要算後海子的一個，適逢教育廳命昭通士紳籌備省

立民衆教育館，同事邀我去盡義務，任圖書股的事，我就在會議席上提出後海子的梁堆，有發掘的價值，幸得全體通過，於是就着手實行。其工作的經過及所得的古物，我有一篇發掘記，錄之於下：

民國二十年夏，昭通民衆教育館籌備處於城西北隅十五里後海子發掘梁堆。掘至底，深過人頂，四面沙石整成，儼然石室。前狹後廣，縱丈餘，橫四尺許，可容七八人。上雖圮，以門楣及後壁考之，知爲圓頂，室形適類古之簠幣然。（圖一）縣長湯氏，爲籌備處委員會主任；建議將石運入本館。自五月運至七月，計得石大小百餘塊；其中足寶者，一石上刻龍隨鳳圖，鳳前有車輪狀二，不詳何物；（圖二）一石爲人逐馬圖，人手提劍而馬作奔狀，神情畢肖。馬之前立雄雞一，位稍上，頭已剝落，馬後足下，又有動物頗近蝦蟆；（圖三）一石雜刻花鳥數事，較小；又一獸，不辨何種。（圖四）龍鳳者，最古拙！初掘時於亂石中得之；人馬花鳥兩石，乃嵌於左壁上。又二石近正方，刻日月狀，嵌於室之後面。（圖一）又一石上下已斷，有「月三」兩字，頗近漢隸，餘兩字際斷處，僅殘畫不能辨認。（圖五）原嵌何方，亦未審。按所

西南古物的新發現

獲各石：刻文與石質，咸與孟孝琚碑同；而鳥獸人物，又與漢武梁祠石相近。惜文字過少，時代不易確定。當發掘將竣際，忽於「日月狀石」之下，又得一小石；徑可六寸，厚二寸，上圓如圭，下平可立。工人見之而異，濳以告余，余視之，中刻篆文「壽」字，（唐百川釋爲壽字，濳即堆之義，其說甚是。）大如兒拳。四圍繞以半環花紋，紋外鐫字二十餘，字巨細不勻，體在兩鑿之間。右曰「風神士」；左曰「他碩毛只」。中雕小鳥一而頭向篆文，「毛」字即位於鳥尾下。上曰「鬲司所治」；下曰「土人不信」。「信」字又與左之「只」字齊。紋之近處，又曰「文下上知」，彷彿「回文體」云。餘數字，模糊不明。此石與前諸石，是否同時？究屬何物？亦不能定！（圖六）石室之發現，因去歲余游西鄉，詢村人梁堆狀，石工某爲言數年前後海子梁堆陷下見石室，今雖爲土掩，可覆按也！余以事牽，未暇往。今年值教育廳有籌備雲南第二民衆教育館之令，余被推爲委員。一日湯氏曰：「聞孟孝琚之石椰猶存，（即楊佐高記之石棺）吾將往觀焉！」余因言石室事，畫往去發掘，較石椰必有可觀。竊恐非實，乃抽身先去尋，至則果有遺蹟。後數日於會中提出，

得通過。議決由各委員分往監工發掘。既而由余負責。凡掘六七日，日工四五人，館中百餘石，遂以次出土焉。夫所謂梁堆，乃昭通魯甸兩縣間獨有者。據墟上往往一二或五六據之。其大幾與邱陵等，或視墳壘倍蓰；土質極細。傳自何代？「梁」字何解？俱無左券。問之鄰里父老，皆曰：「未修城前，廬人土室也」。故又稱曰「蔞堆」云。聞農家言：發掘者，花磚最多，五銖錢次之。間有刀劍銅器石器各物。問其內狀，皆曰：「用磚砌成，坐北向南，如城門洞然。或空之爲窗，高之爲牀，數堆相近，通以隧道。」又有掘者，磚甃如梯；下見遺骸。然則後海子所發現，既在低地，形又與此略異。近來海內考古之風漸盛，梁堆一事，恐有未聞，故略述之，俟博雅者考訂也。百餘石之外，又獲花磚數塊，陶片一二，其製皆與今異。

此記曾發表於昭通研究，編輯的先生給以批評道：

張希魯君關於梁堆的文字，在東昭以至雲南或中國的歷史價值上是很重要的。從昭魯獨有的梁堆和光緒二十七年發現的孟孝琚碑，以及東川特有的「雲瑣」看來，很多的人都說：中原文化來到雲南，是從四川先經過康而廣播全省。所以梁

堆的研究，在雲南文化史上所占的地位，尤其重要。我們知道：研究古代的歷史，最可靠的資料，就是那時遺留下來的實物；在昭通既然有了這些古代遺留下來的實物，那麼我們就不應當輕易的讓牠過去，張君的貢獻，不過是初步的工作；希望讀者再去努力，努力在這些古代遺留的實物裏，找尋我們的歷史。

當我要離鄉的前一月，西區酒漁河又發見兩個梁堆的內層，我去看一個是石砌成的，頗與後海子發掘的相近，惟無什麼文字和圖畫；一個是磚甃成的，覺得實在頗好，與農民素所說的無異。距石的那一個不遠，規模雖大致相同，但是那磚上刻的各種花紋覺得十分美觀，有些還是刻成獸類的，爲我從前所未見過。內中可占立十餘個人，似乎是一間小洋式房樣。初發見就有二三十枚五銖錢，並有一個陶土的雞頭，去時村童攜來給我。待轉入城，將此事告與李縣長，李氏即命該地的農民負責保護，一面請我同鄒君愚君去照像。鄒君以事煩延期，我又爲忙於出來長途旅行，到現刻已將一年，究竟像照與否，尙不得而知。這是我對於梁堆的考查經過，略寫成一節供大家研究。

(七) 漢金的發見

西南的古物，向日石多金少。就有也不過是銅鼓爲最，可惜有文字能確知其時代的頗少。我們讀阮福的滇南古金石錄，可數者實屬寥寥。在近兩年內，滇東所發見的漢金，較之過去所有者，不可謂不是一件驚人之事。並且證明統全國的漢金，諸多是鼓鑄於西南，此非揣測之辭，有漢洗上最多的「朱提」、「堂狼」兩種地名爲證。

梁堆常時附帶出土的，還有鄉人所稱的「搖銅」，五銖錢亦被稱之爲「搖錢」。以錢證物，我就猜是漢代的，我於是乎不惜收入的犧牲，懸起高價來專收銅工得去要毀的搖銅，可是破的碎的難得了五六件。訖無一個文字可憑，去年暑假間，日往銅工處去逛，將這種徵求的意件告與他，不料數日後，他果然送兩個漢代的銅器來，我立時考證後，喜歡的了不得，今將當日的文字照原錄之於下：

(一) 昭通於漢爲朱提縣，山出銀銅(見後漢書三十三卷郡國志) 金石家所錄漢洗，十九咸朱提造；而銀別號「朱提」，當日銀銅產此，其富可知！光緒辛丑，孟孝琚碑出土，海內學者罔

西南古物的新發見

不訂爲漢物；而負郭四鄉，又常掘獲五銖錢。則昭通雖僻一隅，早具中原文獻，較然無疑。顧終不能無憾，孟碑及出土諸物，無確鑿年代；漢洗既鑄自朱提，此間獨未發現。殊屬不解？偶聞有人藏之，恨余未視。今年夏，友人周君購獲古銅器二於水塘子銅工家，云自梁堆中新掘出。余亟借觀，大小各一，無何等字畫。惟益知古物出土，村民無識，大抵售之業銅者。暇日步街而戶問，庶有所獲。未逾月有銅工攜兩漢洗造門笑曰：「此物得之三年矣。聞先生要，故特送來。惜底爲鋤傷！」余瞿然注視，一深如罍，(此器據最近金石學家容希白先生告我：這是漢代的甑，他且用一個較小的尙置在甑上的與我看，恰好是一樣。)一淺如盃。深者高約八寸，口徑尺許，底穿如篩，孔徑寸。中置盤一，未審何用；(圖七)淺者高可六寸，口徑盈尺，底左右兩魚，中篆書七字曰：「陽嘉二年朱提造」，是即雙魚洗也。(圖八)按陽嘉乃後漢順帝年號，距今千餘載，當時出洗甚多，讀金石羣籍，不難即悉。此洗「朱提」兩字，少近模糊，而「造」字下作盤屈，馮氏所謂猶漢印之用繆篆然。(見金石索卷三雜器之屬，漢永和堂展洗附識)。斯不足怪！余既得此兩洗，大喜過望，

凡孟韓朝代，朱提爲今昭通諸疑，（見王先謙漢書補注卷二十八上地理志朱提下註）頓然水釋。抑又聞之：同此珍品，被收而毀滅者，已不知幾許？僅見千百之一，烏足稱快。噫！民固孤陋，郡中學人，亦鮮留心。史上鐵證，價重連城；失於庸奴之手，竟銷之而同破釜。可歎也歎！因作漢洗記。

(2) 前釋所得漢洗魚洗篆書七字爲「陽嘉二年朱提造」，繼疑「朱提」二字爲「堂狼」。蓋「堂狼」本朱提附近山名，（據後漢書注引南中志）產銅。（據華陽國志卷四）嘗以名縣，屬朱提郡，（據水經注卷三十六若水）李中書謂今東川。（據歷代地理志韻編今釋卷八下）是堂狼山乃界於東川昭通間，故「堂狼」稱山即朱提，稱縣亦屬朱提。鑄洗者有時記「朱提」，有時記「堂狼」，實則一地也。更有漢安二年一洗，「朱提堂狼」並記。阮氏馮氏兩書均載之，尤足證吾言不誣。不然，豈有一洗而兩縣合鑄之理！洗上雙用，殆「朱提」「言產地」，「堂狼」「言產山」，以地名而包山名，意義始通。故「堂狼」亦即昭通，學者必誤「堂狼」爲東川則謬矣。

(3) 漢書地理志朱提堂狼各爲一縣，至後漢堂狼併入朱提。（據漢書補注）至漢末建安二十年立朱提郡，堂狼爲所轄。（

據水經注若水）夫漢安亦爲後漢順帝年，此時堂狼正併入朱提，故阮馮兩書所錄「漢安二年朱提堂狼造」一洗，「朱提」下之「堂狼」非縣名，乃山名確矣。且漢書水經注兩書堂狼縣之「琅」均「从玉」，南中志堂狼山之「狼」始「从犬」，觀漢洗「堂狼」皆作「狼」，則「堂狼」爲朱提出洗之山明甚！宋書州郡志「堂狼令」之「琅」訛作山之「狼」，即注「狼作琅」，得此足證「堂狼」爲縣，「堂狼」稱山，究屬有別。以山名混爲縣名，殆始於華陽國志，故其於堂邛縣（邛同琅）下注曰「因山名也」。若然，則縣之「琅」蓋从玉何耶？爲古者不察，幾爲所誤。且洗上篆書多變化，而「狼」終未見作「琅」，故「堂狼」爲朱提出洗山名，「堂狼」乃縣名，非武斷也。洗上作「堂狼」，正爲朱提造，非堂狼造也。况昭通出土之洗，不僅此爲「堂狼」，尚有鄧氏永元五年洗亦爲「堂狼」，吾借觀，始爲釋出，故不得不詳爲考證，以證學者焉。

自從發見了這一兩件漢金後，我理頭的研究滇東古代地理，依然在蒐羅旁證。先後得了漢量二，無足鼎一，可惜也是一個文字都莫得，最近學生函告我，見着一個魚洗，考金石書上，亦漢洗之類，惟無文字，終屬憾事。

(八) 零星古物

昭通鄉民數年前在土中掘獲一明宣德爐，雖不甚古，其爲真品無疑。今年鹽津縣建築新街，發現漢五銖錢，吾過其地，友人趙永官君詳述發見經過，在昭通本屬尋常，在鹽津反覺奇異。又在前年，該地洪水，沖出一石，上刻天啟年號之巨字，雖明代刻，在邊地亦不易得。費兒子棺則鹽津豆沙關兩處岩穴中都有，吾去看，千尋峭壁，下臨大江，真是可望不可攀。好在豆沙關城隍廟內已陳列着一具，又有萬曆年鐘一口，也算是古物。茲仍將我的一篇古物記錄出，以補不足：

滇之中，滇東開化最早，故古物特多；滇東中，昭通又爲先進，故「窯推」推特著。今臚出，用資參證：昭通漢洗，自鄧氏外，據余聞者：謝履莊有二，李某有一，武廟觀音閣有一，楊筱雲先生云：「大關某氏有一」。大關學生李國梁言：「距縣城某鄉掘獲刀錢數十枚，村童弄爲賭具」。余屬之訪未果。鹽津縣懸崖遺「費兒子棺」，皆一木刳成，（其形與成都少城公園內陳列之五六口瓦棺酷肖）內儲骨幣較今人爲長云！棺，行旅者恆得遙望之。豆沙關唐袁滋摩崖，史蹟粲然，

無待逸矣。銅鼓昭通有二，陳鐸得之，鐸死不知下落；李氏家廟有一，余未見；鄧子琴云：「永善小學校有一，爲有力者奪去」；巧家有一，爲廣州楊成志君收買，余見之於昆明；雲南博物館有四五，昔年已飽眼福。其一有十二支字環對十二屬形，視僅鑄花紋者尤可寶；袁樹圃師極重之，曾命題而課士。至半兩五銖等錢，則昭通隨地可求，聞饒氏且有五銖錢範。發現孟孝歸碑胡新之先生之子亦舉，藏古器數種，惜余未視；酒漁河某氏亦有，據歐陽啓清云。而花壩出昭通梁堆中，不啻車載斗量。昔年同楊在高等游城東考其花紋，略十餘種；壙之大小廣狹亦不一，要之其爲古物無疑！第時代未審，就陽嘉洗推之，至近亦漢物也。（旅咸邵時，見彭縣新出土漢延平元年之花壙，內一塊適與梁堆中者同，具年月於邊者共四塊，有此鐵證，梁堆爲漢代遺蹟無疑。）近梧堆梁蓋孫堆之轉音，「孫當作「窯」，因堆酷似瓦窯，傳久遂譌爲孫人之「孫」。考昭通民族，從來未居孫民，不然堆之爲用可問而解矣。故梁堆應作「窯推」明甚！依胡新之推論，實漢塚也。堆中常發現漢五銖及新莽大泉五十等錢，其說甚允。民國廿二年九月十四日，吾又得窯堆中之銅罐，高可四

寸，口徑如之，左右有耳，耳有孔，古色斑斑，銅工所謂「窩銅」也。周君購獲者。正與此相類。前鐵匠村農民隨「陶人」送來一破銅器，形式亦與此同；此物較漢洗易得，無字畫，無年代可考，觀其色澤，視漢洗更古。細搗滇東古物，誠堪研究，因拉雜記之，以俟考訂焉。

余旅川時，除在少城公園華西大學兩博物院大批的古物得見外，要算宜賓的流杯池宋人摩崖爲最多。又在成都市上見一新出土之雙魚洗(圖九)上爲「君宜侯王寶用」六字，考之漢金文錄中，同此款者尙少。其餘古物，已略見於蜀遊雜記，茲不贅。

(九) 古物統計

西南的古物，除兩鑿碑、孟莛碑、德化碑等，影影在人耳目外。其餘散見於各金石書中著錄的，當復不少。茲因學會書籍有限，僅就寰宇訪碑錄及己之古物表錄出以爲統計：

河東州刺史王仁求碑(昆陽)聖曆元年正月

南詔蠻頌德碑(太和)無年月王昶考爲天寶開刻

南詔摩崖題名(太和)無年月

吳道子畫觀音像(永平)無年月

南詔德化碑(鄭回撰)普鐘十四年

崇聖寺中塔題字(太和)無年月

孟光墓碑(雲南)無年月

石城碑(南甯)明政三年四月

地藏寺柱字塔幢(雲南)無年月

獲法明公德蓮碑贊(雲南)年月泐

嵇肅靈峰明帝記(姚州)楊才照撰元亨二年徂暑月

興寶寺德化銘(姚州)楊才照撰元亨二年七月

澗公塔銘(趙佑撰)天開十六年八月

大理路新修文廟記(太和)至元廿四年

碑陰(太和)

大理府孔廟禁約諭旨碑(太和)至元三十一年

平雲南頌(太和)程文海撰大德八年

大理崇聖寺碑(太和)泰定二年

碑陰(太和)

孫星衍此書，蒐羅雖博，誤者甚多。糾正的已不僅一家，氏語石即指前面的錯誤道：「孫氏訪碑目，天寶末列南詔蠻頌德碑，南詔摩崖題名。別有南詔德化碑，普鐘十四年鄭回撰。其實

一碑歧出，所謂題名者，即德化碑之陰，曷嘗有摩崖蹟在哉？」大約孫氏著書時，僅據拓本，未考究實物，所以致誤。研究古物學的，還是要多見實物才可，不然往往自誤誤人。下面所列，僅限于瀕東一方的，並附以古蹟在末：

漢永元五年堂狼洗

漢陽嘉二年洗

漢甗

魚洗

南夷長史印

明宣德爐

明萬曆鐘

漢景

五銖泉

大泉五十泉

銅瓶

無足鼎

銅甗

銅鏡

西南古物的新發見

銅鼓

右爲古物金類

漢孟奕碑

唐袁滋摩崖

風神石

月三石

龍鳳石

人馬石

花鳥石

花磚

陶片

陶人

陶杯

右爲古物石與陶類

隋唐石門（即今豆沙關，袁滋摩崖處。）

土城（在昭通城西七里，爲昔之烏蒙府。）

諸葛營（在昭通城東十里，確否不可考。）

窯堆（昭通魯甸最多，係漢晉間遺物。）

石槨蓋（在昭通白泥井，距孟碑出土處極近。）

右爲古蹟

(十) 結論

西南的古物，益出益多，不能不令梁啟超說聲「天津橋上開杜鵑，豈地寶移鍾南微那？」（跋龔龍顏碑誇孟庭碑語）而葉昌熾也說道：「滇疆僻在南荒，而二彝碑一曆一宋，可傲中原所稀有，足爲羅尼增輝。」（語石）惟是古物雖多，研究的人太少。在本會的學會生活第十期，論雲南的古物價值約有兩端：

(1) 歷代的史家，多半側重內地，邊裔少有詳密的記載。雲南入中國的版圖。本來很早，在漢已就大開發了，在唐常有信使往來，宋代因爲兵力太弱，就不敢歸入領土。又到元朝，先得雲南，後才滅宋。於是將雲南置爲行省，恢復內屬的地位。逐漸的進步，才成了今日的繁榮。但現在要確切的認識雲南元以前的歷史，還是不得不藉重古物，倘專在書本上去求，真覺得有些模糊了。

(2) 雲南現在處的地位，不是有人說是未來的東北麼？我們應積極的去防範去抵禦那是本當的；而學理的建設，寶物的發

明，亦不得不早。恐將來發生與矢野博士同樣荒謬之議論，我們待人家開始侵略，才來辭而闕之，那末覺得又遲了。所以雲南在中國的歷史，一面要充分的編纂宣傳讀物出去，一面讓代以來古物的莫羅與公開，又豈是可緩的一件事嗎？

這一篇議論的總結，是說：「雲南須要古物的急切，比任何國內地方還要緊」。我們只要看上面所引這兩段也就可知。這不過是僅就一方面而論，對於一國，還負得有什麼使命呢？我們試看汪蔭最近發出來的保護古物通牒：

夫溫故乃能知新，承先所以啟後，凡一民族之發揚。文化之進展，無不有其嬗遞之跡，以親以興，而日臻精進也。我國以五千年宏偉博大之國，先民事物所遺留及於吾人者，悉爲先民精力之所寄，或有助於學術之探討，或有益於藝事之改進。竊想前哲，作式來茲，如欲闡揚文化，必須認識此種固有之文化，如欲復興民族，必須認識此種民族之歷史，無疑義也。（節錄廿三年十二月一日北平世界日報）

這一個通電發表，馬上就有着自美 味 大 藝術家 兼 哲學家 的 羅登 博士無限贊揚，並謂：「此乃中國最高領袖，覺悟於保存文化之必要，宣佈以中央政府之地位，保護古代文化之第一聲。」

博士仰慕中國之古代文化，其學生若干繪畫，均以中國文化爲題材。曾以「保存中國文化大勳章」贈與蔣中正氏，其希望我國當道保存文化之殷切，由此可見。（見十二月三日北平晨報）中國近來復古保古的運動大盛，多半是由外國激成。但我還要說一句：「來者方多，學我者病」。古物固是要研究，救中國又未見得

僅在乎此，怕另還有方法罷！

我爲應學會季刊之徵，忽亂的謄了這一篇稿，真是草率責！如所述的材料，尙有研究的價值，容後再來修改。

二十三，十二，二十七日。於旅平學會 希魯

孟琬殘碑

右碑，光緒辛丑歲，出於雲南昭通府城南之白泥井，老友戴君鹿泉時官滇中，爲政尾增刊碑後，致之已詳。碑題名有書佐黃羊鈴下任口等名。續漢書百官志，州郡諸曹，各有書佐文書（此兩字原本上加圈，不解何義。）書，注，漢官曰：書佐五十人。漢晉碑版，書佐列名者頗多，鈴下乃伍伯走卒之輩，石刻所罕及，惟魯峻墓畫象題榜曾有之。至書名碑後，此爲創見。後漢書歸夷周防傳，又問鈴下，注，漢官儀曰：鈴下侍閣詳軍，此皆以名自定者也。三國志張遼傳，呂布于沛西南安宅，遺鈴下請紀運等。又管格傳，爲安平太守王基占云：大跽街筆，直老若佐耳；鳥與蒼鬮，直老鈴下耳。注，書佐鈴下，各以微軀，化爲蛇鳥。晉書羊祜傳，鈴閣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又賈術傳，楊方少爲郡鈴下威儀。通鑑蘇峻攻廣陵，冰奔至浙江，峻驟之急，吳鈴下卒引冰入船，以覆陸覆之。胡三省注，鈴下卒，在鈴閣之下，有警至，則擊鈴以呼之，因以爲名。（錄自蜀英齋金石文徵第二集卷八，長沙鄭業教君說。）

緣督廬日記鈔摘錄

顧鼎樞一函，摘抄語石中語：徐霞客好游而不好古，陳壽明好古而不好游。自言能兼擅其勝。又自稱爲金石探險家實錄家，其言雖大而非夸。(卷十二)

顧鼎樞自衛輝文來一郵片，游石佛寺離家縣車站僅六里。造象偏山谷，石窟二區，大如屋。中有石柱，四圍刻佛象極精美。惟北觀石刻，前人已著於錄者，獨訪未獲，豈已佚耶？所見但一唐盧及宋碑金牒。(卷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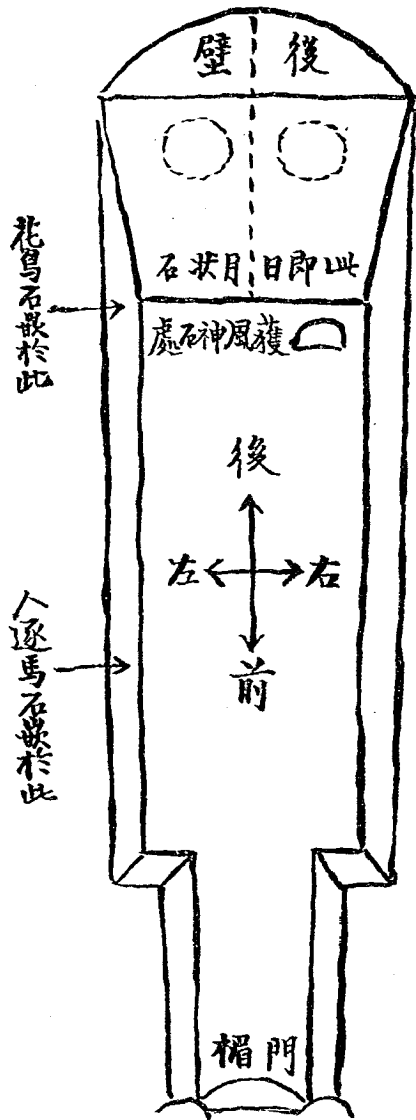
葛風來長談，言昭陵新出程知節越國先紀兩碑，又有宇文士及碑，灑中新出漢家口碑。(按此即漢臨城碑，葛氏記誤耳。)
繼隨六年，禮伏羅里，一無見聞，何歸禮數！(何原作可，疑誤，以意改。卷十四。)

抄本碑伯長集三卷，即四庫本，其中亳州魏武帝廟記，高宗純皇帝以其稱頌富強功德，梓理傷收，斥而弗錄。其實漢末英雄，非有魏武，早移炎祚，未可與前秦後魏並論。今此本此記即在卷三之首，猶爲未刪本。(卷十六)



後海子梁堆正面畧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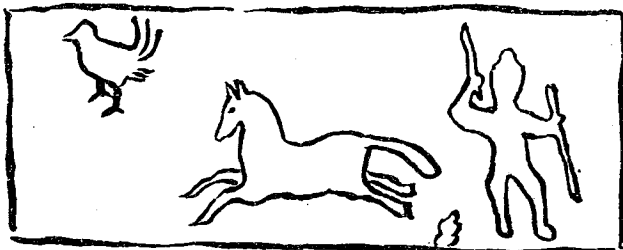
(一)



梁堆各石刻畧示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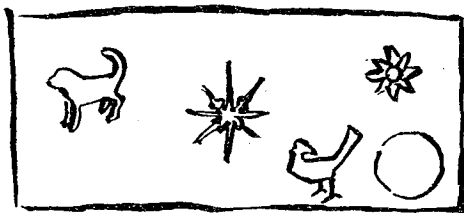


石鳳隨龍(二)



石馬逐人(三)

(四)花鳥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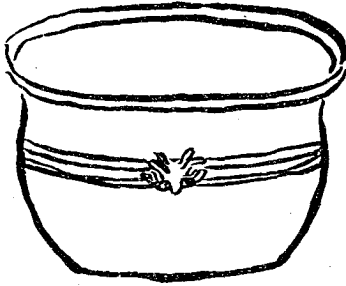
(六)風神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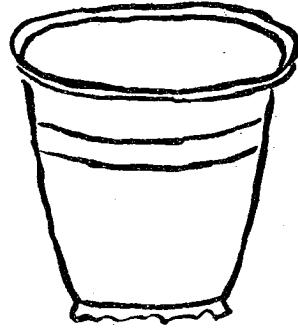
(五)月三石

漢金陶

洗嘉陽(八)



甌(七)



盤中甌



底之甌



陽嘉永元兩洗原篆摹之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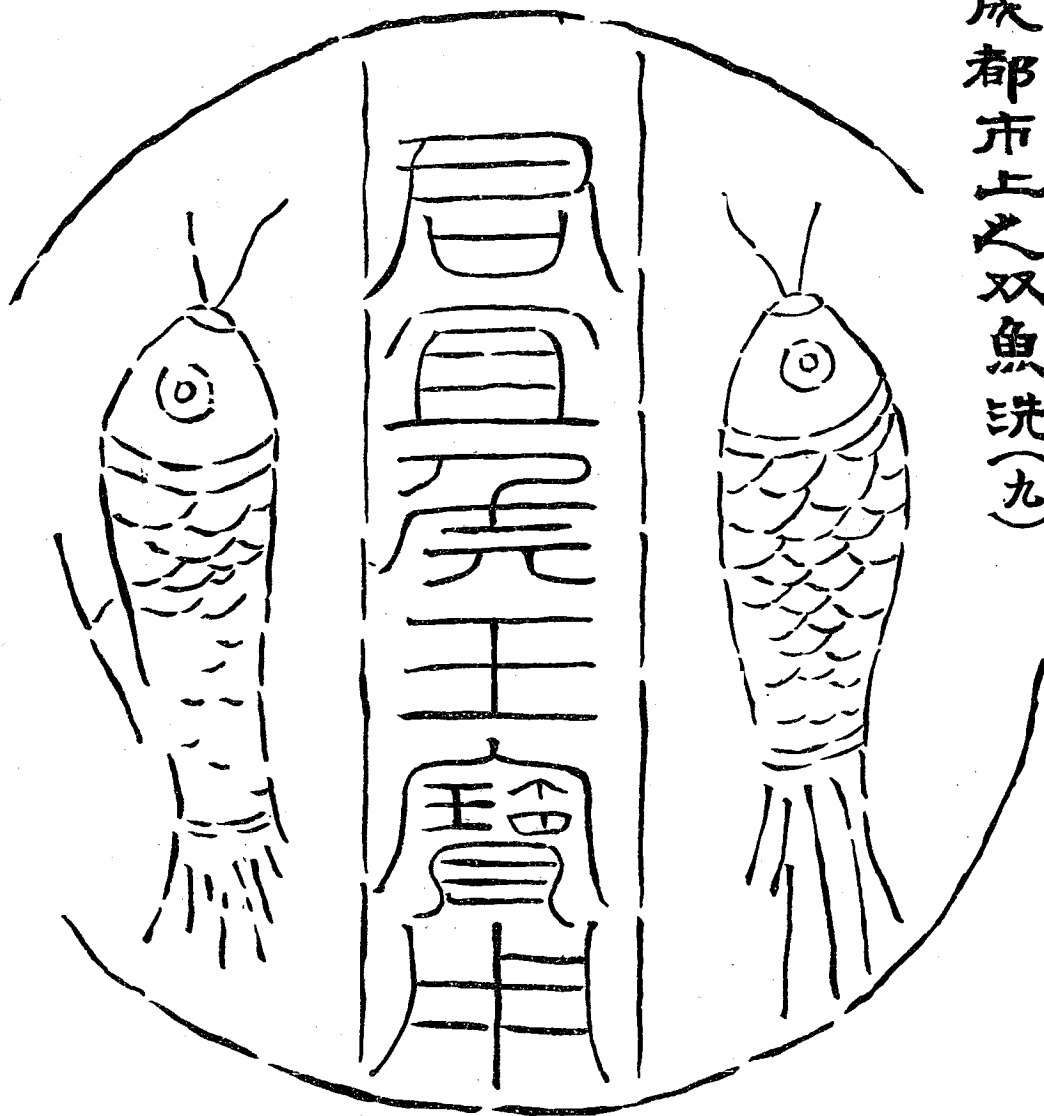
陽嘉二年堂狼造

陽嘉二年堂狼造

永元五年堂狼

永元五年堂狼

成都市上之双魚洗(九)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聖天子曰曰豈

四川彭縣出土之漢延平年樽字為反文



昭通新發見之魚洗

27
112-342

79

112342